

鄢陵文獻志卷二十七

鄢陵蘇源生菊邨纂

人物志四

忠節

周

縮高

戰國策魏攻管而不下安陵人縮高其子為管守

通鑑

綱目高之子仕於秦

信陵君使人謂安陵君曰

蒙按太平御覽四百二十二引

此策作鄢陵君蓋安與鄢本通也

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

使為持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

文獻志

卷二十七

一

使者自往請使道使者至縮高之所復信陵君之命

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攻管也夫以父攻子守

人大笑也

一本作人之所大笑

見臣而下是背王也父教子背

亦非君之所喜也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

君大怒遣大使之安陵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

攻管而不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之生東

縮高而致之若君弗致也無忌將發十萬之師以造

安陵之城安陵君曰吾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

地也手受大府之憲憲之上篇曰子殺父臣弑君有

常刑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與焉今縮高雖

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大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聞之曰信陵君爲人悍而自用也此辭反必爲國禍吾已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也乃之使者之舍勿頸而死信陵君聞縮高死服編素避舍使使謝安陵君曰無忌小人也困於思慮失言於君敢再拜釋罪

晉

庾珉

新纂庾珉字子琚峻長子性淳和好學行已忠恕少

文獻志

卷二十七

二

歷散騎常侍本國中正侍中封長岑男永嘉五年漢劉聰使劉曜王彌攻洛陽陷之劉曜遷懷帝於平陽珉與王儁侍行建興元年春正月丁丑聰讌羣臣於光極殿逼帝著青衣行酒珉不勝悲憤再拜上酒因大號哭曜曰此動人心會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珉者二月丁未曜弒帝並害珉等初洛陽之未陷也珉爲侍中直省内謂同僚許遐曰世路如此禍難將及吾當死乎此屋耳及是竟不免焉太元末追諡曰貞蒙按晉書載記十六國春秋及資治通鑑皆云子珉死於劉聰庾峻傳云死於劉元海誤今改正子怡渡江成帝初皇太后臨朝召怡爲廷尉評樂謨爲

郡中正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壺奏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有家各私其子此爲王者無人職不軌物官不立政如此則先聖王之言廢五教之訓塞君臣之道散上下之化替矣樂廣以平夷稱庾珉以忠篤顯受寵聖世身非已有况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戎者之父母皆當以命子不以處也若順謨父母之意則人皆不爲郡中正人倫廢矣順怡父之意人皆不爲獄官則刑辟息矣凡如是者其可聽歟若不

文獻志

卷二十七

三

可以虧法怡是親戚可以自專以此二塗服人示世臣所未悟也宜一切班下不得以私廢公絕其表疏

以爲永制朝議以爲然謨怡不得已各居所職

本晉書庾

峻傳資治通鑑太平御覽所引庾珉別傳及崔鴻十六國春秋晉書卞壺傳

庾斡

晉書庾峻傳庾斡字子嵩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遠韻爲陳留相未嘗以事嬰心從容酣暢寄通而已處衆人中居然獨立嘗讀老莊曰正與人意闇

同世說註引晉陽秋云庾斡侍中峻第三子恢廓有度量自謂是老莊之徒曰昔未讀此書意嘗謂至理如此今見之正與人意暗同仕至豫州長史又世說新語云庾子嵩讀莊子開卷一尺許便放去曰了

不異人意太尉王衍雅重之數見王室多難終知嬰禍乃
著意賦以豁情衍賈誼之服鳥也其詞曰至理歸於
渾一兮榮辱固亦同貫存亡既已均齊兮正盡死復
何歎物咸定於無初兮俟時至而後驗若四節之素
代兮豈當今之得遠且安有壽之與夭兮或者情橫
多戀宗統竟初不別兮大德亡其情願蠢動皆神之
爲兮癡聖惟質所建真人都遣穢累兮性茫蕩而無
岸縱驅於遼廓之庭兮委體乎寂寥之館天地短於
朝生兮億代促於始旦顧瞻宇宙微細兮眇若豪鋒
之半飄飄元曠之域兮深莫暢而靡玩兀與自然并

文獻志

卷二十七

四

體兮融液忽而四散從子亮見賦問曰若有意也非
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答曰在有無之間耳遷

吏部郎

世說註引晉陽秋云
數爲太傅從事中郎

是時天下多故機變屢

起數常靜默無爲參東海王越太傅軍事轉軍諮祭

酒

資治通鑑云晉惠帝光熙元年八月
司空越以吏部郎庾數爲軍諮祭酒

時越府多僞

異數在其中常自袖手轉豫州牧長史河南郭象善
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數甚知之每曰郭子元何
必減庾子嵩象後爲太傅主簿任事專勢數謂象曰
卿自是當世大才我疇昔之意都已盡矣數有重名
爲縉紳所推而聚斂積實談者譏之都官從事溫嶠

奏之數更器嶠日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礪何多節施

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梁玉繩管記云和嶠傳載庾散

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案庾散傳子嵩所器者乃

温太真非和長輿也因二嶠名同遂誤屬於和前後

雙載世說亦誤又錢大昕廿二史攷異云和嶠卒於

元康二年其時東海王越未為太傅嶠名位尙微此

語自當屬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惟散縱

心事外無迹可閒後以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

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間於散而散

乃頽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

有二千萬隨公所取矣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

可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蒙按世說新語云後有

人向庾道此庾曰可謂

以小人之慮度君子王衍不與散交散卿之不置衍曰

子之心與此小異君不得為耳散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

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奇之石勒之亂與衍俱被害

時年五十資治通鑑云永嘉五年夏四月石勒率輕

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甯平城執太

尉王衍長史庾散等

夜使人排牆殺之

五代

崔周度
新纂崔周度有文學父光表後唐同光初舉進士甲
科第一盧質節度橫海辟為支使終右補闕直史館
周度起家長蘆令登朝歷監察御史右補闕以家在

文獻志 卷二十七

齊州欲謀葬事懇求外任除秦甯軍節度判官時秦甯軍節度使慕容彥超謀反甚急周度性剛烈又以嘗爲諫官覩凶帥不法不忍坐視乃諫彥超曰魯詩書之國也自伯禽以來未有能霸者然以禮義守之而長世者多矣今公英武一代之豪傑也若量力相時而動可以保富貴而終身李河中安襄陽鎮陽杜令公近歲之龜鑑也彥超大怒未有以害之已而周太祖遣兵討之彥超閉城自守因大括城中民貲以犒軍前陝州司馬閻宏魯懼其鞭扑乃悉家貲以獻彥超以爲未盡又欲并罪周度乃命周度監括宏魯

文獻志

卷二十七

六

家周度謂宏魯公命之死生繫財之多少願無隱也宏魯遣家僮與周度斲掘搽索無所得彥超又遣鄭麟持刃迫之宏魯惶恐拜其妻妾妻妾皆言無所隱周度入白彥超彥超不信下宏魯及周度於獄宏魯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獻彥超欲贖出宏魯彥超大怒遣軍校笞宏魯夫婦肉爛而死遂斬周度於市及太祖平兗州詔曰閻宏魯崔周度死義之臣禮加二等所以滲漏澤而賁黃泉也爾等貞節昭彰正容肅厲以從順爲已任以立義作身謀履此禍機併罹寃橫宜伸贈典以慰貞魂宏魯可贈左驍衛大將軍周

度可贈秘書少監

本薛居正舊五代史歐陽修五代史記

明

程天爵

新纂程天爵貢生補官周邸辭祿養母正德壬申遇

賊不屈死監司錄其子侑為庠生

施志云程天爵於崇禎壬申遇賊不

屈死蒙按施志選舉云程天爵同知鶴子鶴舉景泰元年鄉試至崇禎壬申已一百八十二年鶴即六十年生子天爵安能遲至崇禎時而死賊哉况崇禎壬申流賊尚未渡河天爵何得有死節之事明紀事本末云正德壬申二月趙燧奔鄢陵焚掠而過則天爵之死當在正德壬申又按劉道撰程淑人行狀云正德壬申流賊陷吾邑其兄程天爵死難天爵子侑亦尋殂尤足為此確證云

趙桐

文獻志

卷二十七

七

陳棐文岡集趙桐鏜之孫藩司知印授廣德州廣安巡檢司巡檢勵志盡職圖建勛績奮力捕盜為羣賊所圍罵賊不屈被害官為歸櫬

陳爾璜

施志陳爾璜邑廩生明季流賊圍鄢璜與士民分守西城及城破璜被執欲降之璜厲色云我陳爾璜也甯殺身焉肯從賊罵不絕口賊怒殺之璜乏嗣其堂叔陳銘為收尸以葬

劉桂茂

施志劉桂茂倉頭邨人與兄桂卿素篤友愛明季流

寇作亂土賊蜂起詔鄉民各得立寨保護於是邑之倉頭陶城橫里蔣家李家各築土寨相誓救援癸未孟夏望賊攻陶城四寨赴援桂卿桂茂偕往戰敗桂茂奔至橫里聞兄被擄復奮救鄉人感其義輔者三十餘人桂茂率先逼賊見兄尸痛哭曰兄既死吾豈獨生直薄賊營傷賊數十人賊圍之弓弩齊發遂被害賊去家人收尸葬於倉頭之南里皆稱爲劉義士墓云子永裔年十四入邑庠

國朝

賈嵩峯

文獻志

卷二十七

八

新纂賈嵩峯蒲堂人武生賦性忠直狀貌魁梧咸豐九年十月十三日皖賊擾鄆之南鄙嵩峯集衆抵禦而賊勢過大衆不能支嵩峯且戰且走行至城南五里橋遇害

蘇林生採訪

王秀生

新纂王秀生梁老家人性直遂業儒不售隱於農圃咸豐九年十月十二日皖賊擾及梁老家村令秀生炊火烹茶秀生曰汝等焚房屋掠婦女行事爲天地鬼神所不容而顧欲役我乎羣賊怒剛而殺之

司潤楠採

訪

牛二元

新纂牛二元牛集人性至孝母病不能步履二元背負以行數年不倦咸豐九年十月十三日皖賊擾至牛集二元集村人與之戰其兄大元首中一矢不能行二元一手挾兄一手與賊戰走百餘步大元曰我已中傷難活汝可捨我而逃二元顧戀其兄不忍捨去少頃羣賊環集二元力不能支遂與大元同遇害同時殉難者牛集有牛明德宋崙山狐塚村有賈中灼賈中哲賈金慶賈運太賈寅賈牛賈朝賈正俊賈士勇賈正俊賈士毅洛允祥洛發科邢獅子官莊有

文獻志

卷二十七

九

孫相林

拐子村有王世兆沙灘村有張慶宗

前雷莊有牛太和南司莊

有田黑太田成心鄭備高遷王村有王振清王繼心

羅寨有李萬福曹盛科小溝孫村有楊春芳王建平

村有王六德岡周村有李同春至十年三月十七日

皖賊復擾鄆坡王村殉難者有梁玉林

馮鐸王五

同治元

年七月二十五日皖賊擾鄆東只樂村殉難者有楊

全來曹詩成監生張效舜及其雇工馬辰今並彙次

之以彰一時之忠義云

司潤楠蘇鴻儒蘇中道採訪

儒林

漢

後漢書儒林傳張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邱易以教授建武中舉孝廉為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為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為梁邱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尹宙

鄉先賢列傳尹宙字周南治公羊春秋經博通書傳漢熹平初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守昆陽令

文獻志

卷二十七

十

州辟從事能親九族且居鄉恂恂比入仕則立朝正色舉衡以處事清身以厲時含純履軌秉心惟常有墓碑在邑儒學戟門下

晉

庾峻

晉書列傳庾峻字山甫潁川鄆陵人也祖乘才學洽聞漢司徒辟有道徵皆不就父道賜拜太中大夫峻少好學有才思嘗游京師聞魏散騎常侍蘇林老疾

在家往候之

郝經續後漢書云庾峻聞散騎常侍蘇林老疾在家往候之因質疑寃義大通

經理遂林嘗就乘學見峻流涕良久曰尊祖高才而為醇儒

性退讓慈和汎愛清靜寡欲不營當世惟修德行而
已鄢陵舊五六萬戶聞今裁有數百君二父孩抱經
亂獨至今日尊伯爲當世令器君兄弟復俊茂此尊
祖積德之所由也歷郡功曹舉計掾州辟從事太常
鄭袤見峻大奇之舉爲博士時重莊老而輕經史峻
懼雅道陵遲乃潛心儒典屬高貴鄉公幸太學問尙
書義於峻峻援引師說發明經旨申暢疑滯對答詳
悉三國志魏書本紀云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夏四
月幸太學命講尙書帝問曰鄭元云稽古同天言
堯同於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
何者爲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執各有乖異臣不
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
皆以爲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義爲長帝曰仲尼

文獻志

卷二十七

工

言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
道非其至也今發篇開義以明聖德而舍其大更稱
其細豈作者之意邪峻對曰臣奉遵師說未喻大義
至於折中裁之聖思次及四嶽舉繇帝又問曰夫大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思無不周明無
不照今王肅云堯意不能明繇是以試用如此聖人
之明有所未盡邪峻對曰雖聖人之宏猶有所未盡
故禹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聖賢緝熙
庶績亦所以成聖也帝曰夫有始有卒其唯聖人若
不能始何以爲聖其言惟帝難之然卒能改授蓋謂
知人聖人所難非不盡之言也經云知人則哲能官
人若堯疑繇試之九年官人失敘何得謂之聖哲峻
對曰臣竊觀經傳聖人行事不能無失是以堯失之
四凶周公失之二叔仲尼失之宰子帝曰堯之任繇
九載無成汨陳五行民用昏墊至於仲尼失之宰子
言行之閒輕重不同也下於周公管蔡之事亦尙書
所載皆博士所當通也峻對曰此皆先賢所疑非臣
寡見所能究論次及有繇在下曰虞舜帝問曰當堯
之時洪水爲害四凶在朝宜速登賢聖濟斯民之時
也舜年在旣立聖德光明而久不進用何也峻對曰

堯咨嗟求賢欲遜己位獄曰否德忝帝位堯復使獄
揚舉仄陋然後薦舜舜之本實由於堯此蓋聖人
欲盡衆心也帝曰堯既聞舜而不登用又時忠臣亦
不進達乃使獄揚仄陋而後薦舉非急於用聖也民
之謂也峻對曰非遷祕書丞初學記引王隱晉書云
臣愚見所能逮及庚峻轉祕書丞徧觀古
益廣今聞見長安有大獄久不決拜峻侍御史往斷之朝

野稱允武帝踐祚賜爵關中侯遷司空長史轉祕書

監太平御覽引傅暢晉諸公贊云庚峻遷御史中丞

北堂書鈔引臧榮緒晉書云拜侍中加諫議大夫常

侍帝講詩中庶子何劭論風雅正變之義峻起難往

反四坐莫能屈之是時風俗趣競禮讓陵遲峻上疏

曰臣聞黎庶之性人衆而賢寡設官分職則官寡而

文獻志

卷二十七

賢衆爲賢衆而多官則妨化以無官而棄賢則廢道
是故聖王之御世也因人之性或出或處故有朝廷
之士又有山林之士朝廷之士佐主成化猶人之有
股肱心膂其爲一體也山林之士被褐懷玉太上棲
於邱園高節出於衆庶其次輕爵服遠恥辱以全志
最下就列位惟無功而能知止彼其清劭足以抑貪
汙退讓足以息鄙事故在朝之士聞其風而悅之將
受爵者皆恥躬之不逮斯山林之士避寵之臣所以
爲美也先王嘉之節雖離世而德合於主行雖詭朝
而功同於政故大者有玉帛之命其次有几杖之禮

以厚德載物出處有地既廊廟多賢才而野人亦不失爲君子此先王之宏也秦塞斯路利出一官唯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者商君謂之六竭韓非謂之五蠹時不知德惟爵是聞故閭閻以公乘侮其鄉人郎中以上爵傲其父兄漢祖反之大暢斯否任蕭曹以天下重四皓於南山以張良之勳而班在叔孫之後蓋公之賤而曹相諮之以政帝王貴德於上俗亦反本於下故田叔等十人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而未嘗干祿於時以釋之之貴結王生之襪於朝而其名愈重自非主臣尙德兼愛孰能通天下之志如

此其大者乎夫不革百王之弊徒務救世之政文士競智而務入武夫恃力而爭先官高矣而意未滿功報矣其求不已又國無隨才任官之制俗無難進易退之恥位一高雖無功而不見下已負敗而後見用故因前而升則處士之路塞矣又仕者黜陟無章是以普天之下先競而後讓舉世之士有進而無退大人溺於動俗執政撓於羣言衡石爲之失平清濁安可復分昔者先王患向之所以取天下者今之爲弊是故功成必改其物業定必易其教雖以爵祿使下臣無貪陵之行雖以甲兵定功主無窮武之悔也臣

愚以爲古者大夫七十懸車今自非元功國老三司上才可聽七十致仕則士無懷祿之嫌矣其父母八十可聽終養則孝莫大於事親矣吏厯試無績依古終身不仕則官無秕政矣能小而不能大可降還涖小則使人以器矣人主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人臣亦量能受爵矣其有孝如王陽臨九折而去官潔如貢禹冠一免而不著及知止如王孫知足如疏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與人父言依於慈與人子言依於孝此其出言合於國檢危行彰於本朝去勢如脫屣路人爲之隕涕辭寵如金石庸夫爲之興行是故先王

文獻志

卷二十七

齒

許之而聖人貴之夫人之性陵上猶水之趣下也益而不已必決升而不已必困始於匹夫行義不敦終於皇輿爲之敗績固不可不慎也下人并心進趣上宜以退讓去其甚者退讓不可以刑罰使莫若聽朝士時時從志山林往往閒出無使入者不能復出往者不能復反然後出處交泰提衡而立時靡有爭天下可得而化矣又疾世浮華不修名實著論以非之文繁不載九年卒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臨終勅子珉朝卒夕殯幅巾布衣葬勿擇日珉奉遵遺命斂以時服二子珉斂

宋

庾蔚之

新纂庾蔚之字口隨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至京師聚徒教授蔚之以儒學總監諸生武帝時官太常丞朝廷令禮官議禮多以蔚之為允終員外常侍著有禮記略解禮答問禮論鈔喪服喪服世要喪服要記註文集等書

本宋書禮志雷次宗傳參隋書經籍志陸德明經典釋文

元

陳諒

新纂陳諒字公信號貞翁元至正間以明經授鄭州

文獻志

卷二十七

十五

路學正大開講席以濂洛關閩為宗儒風丕振有權貴薦之竟不赴召歸隱居伏郵結社講道一子希賢

明初官鐵冶司提舉

本墓碑

明

薛瑄

新纂薛瑄字德溫號敬軒山西河津人祖仲義通經術父貞洪武甲子鄉舉除元氏教諭母齊氏一夕夢紫衣峩冠人謁見已而生瑄於學舍肌膚如水晶五內皆見家人欲不舉祖仲義聞啼聲曰非常兒也卜之吉乃育之自幼讀書史過目輒成誦端重不為兒

戲年十二能詩賦既壯讀宋五子書歎曰此道學正脈也遂焚所作詩賦專心性理之學精思力踐言動必質諸書一有不合終夜不寢年三十一父司教鄆陵時例庠無舉者教官謫戍父固欲瑄應科目瑄遂補鄆陵弟子員明年舉永樂庚子河南鄉試第一辛丑登進士第學士楊士奇欲延訓諸子瑄固辭居父喪服闋會宣宗思振風紀擢雲南道監察御史時相三楊欲識其面令人要之瑄辭云職在糾劾不敢見也一日於朝班中識之曰薛君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尋監湖廣銀場黜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

文獻志

卷二十七

六

晨夜玩讀潛思有得卽秉燭疾書深探密旨或通宵忘寢正統改元初設提學憲臣郭璉薦授僉事山東瑄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首明理學以朱子白鹿洞學規開示諸生俾先力行而後文藝諄切誨誘隨其才器成就之諸生感慕皆呼之曰薛夫子時中官王振專政一日問三楊吾鄉誰可大用者皆薦瑄因召爲大理寺右少卿尋轉左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見振不往再使語之又不至振先遣餽則又卻之一日振問薛卿安在三楊爲遜謝以李賢故及門令道意瑄正色曰原德亦爲是言乎安有受爵公朝拜

恩私門耶振聞憾甚一日振會議東閣諸卿皆拜瑄
獨立振知其爲瑄也連揖之中實銜焉居頃之振從
子山通百戶安妾安死欲納之安妻責妾持服不與
山教妾告妻魘魅夫死妻下吏自誣服瑄辨其冤三
覆三反都御史王文承振風旨奏瑄故出人罪振又
嗾言官劾瑄受賄故庇死獄請廷鞫瑄呼文字曰若
爲御史長當引避文怒奏強囚不服問理振曰是固
當死竟坐碎繫獄待決人皆危之瑄怡然曰辨冤獲
死亦何愧手持周易玩誦不輟冬月臨刑門人皆奔
走哭瑄神色自若曰吾道固然兵部侍郎王偉申救

文獻志

卷二十七

七

之子滄等三人願代父死振有老僕是日伏厨下哭
振問故對曰聞今日薛夫子將刑故也振意少解旣
而三覆奏得宥戍邊尋放歸田通政李錫嘆曰真鐵
漢也瑄家居六年日杜門學道弟子從者甚衆造詣
益邃正統乙巳以言官陳信等薦起爲大理寺丞景
泰初乞致仕侍郎江淵疏留之明年陞南京大理寺
卿鎮守中官興安袁誠時無抗禮者瑄至安曰此與
王振作對者何可屈耶午節餽扇瑄曰此朝廷禮不
敢受中官金英過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瑄獨不往
以此重其爲人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御史劉孜薦瑄粹學飭躬進無所求退無所累誠君子之儒宜召供館閣親勸講不報癸酉秋召爲大理寺卿復乞致仕不允時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火其廬竄海中王文出按籍五百餘家坐謀反論死瑄抗章力辨獲免者衆英宗復位用楊善薦以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李賢迎賀曰先生道其行乎瑄憮然曰余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便殿上方燕服瑄疑立不入上遽易法服召乃入語及平日誠意正心之學剴切動上意左右太息曰此正薛夫子也于謙王文坐極刑瑄言之詔

減一等時有矜迎復功者瑄曰許魯齋不陳伐宋之謀凡事取必於智謀而不循天理之正非聖賢之道也尋令主會試錄首序以正學復性爲言或請易之曰平生所學惟此事竣轉左侍郎上留心治道日召見會議遣徵獅於西番持不可不聽又曹石用事乃嘆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遂引疾乞致仕石亨來視疾曰卽先生不留當爲請勅卽家塾主教事且以爲養瑄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勅令歸設教魯齋懸之屋梁終不以示人若資以爲養何若不辭官耶亨嘆息而去得命卽發在閣五閱月耳舟至直沽遇

風雨乏糧日中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澗愠見瑄宴然曰身困道亨庸何傷居家八年李賢當國每以書候終不答或問之曰昔温公居洛未嘗答政府書固退居之道也終日儼然隨其所寓圖書箴規常在左右接人無大小貴賤必以誠教人有序其言平易簡切不事穿鑿歸於精微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自悟者常爲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爲學專務體驗躬行不務論說嘗曰聖賢千言萬語皆說人身心上事惓惓以復性爲教居敬爲功所著讀書錄河汾集行於世天順甲申六月十五

文獻志

卷二十七

九

日忽遭疾衣冠危坐而逝年七十六贈禮部尙書諡文清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宏治丙辰科臣楊廉言讀書錄粹然一出於正請刊置太

學並賜祠額曰正學隆慶壬申從祀孔子廟庭

本薛文清

公年譜明史儒林傳湯斌洛學編

吳志按文清先生河津人鄆之寓賢也以其發解於鄆有坊有祠故

不入流寓

鄭友諒

新纂鄭友諒字誠甫少爲諸生食餼有文名受業者甚衆鄆五十餘年不覩賢書友諒下帷窮經躬自淬

勵以爲諸弟子先而科條極嚴誘掖有方以故先後
雄飛若而人以明經高等貢太學謁選授成都甯越
州判甯越古筇笮地漢人十之一耳少喜多嗔觸之
卽鬻競鬪閭未易馴擾衆皆爲之危友諒曰地無險
夷顧長吏調御何如耳叱馭而前以冰蘖自矢文粹
瞿繼良陰黠多詐執金以進友諒莊語謝之天全諸
部茶商循舊例以千金餽友諒笑曰此陋規非舊規
也白上臺抵償宿逋衆益信服俛首受漢索矣往土
司寄居衛城以睚眦相殺傷而安氏尤桀驁難制友
諒檄諸司徒其廬廬郊外乃奉令不敢抗募鄉兵八

文獻志

卷二十七

三

千分五營訓以司馬法軍容肅然黎酋馬應龍據牛
心山叛監軍以兵屬友諒討之衆請卜友諒曰獨斷
獨行鬼神避之何以卜爲哉時矢下如雨友諒挺身
先登士氣百倍度重嶺無水泉賊且遁勒兵左右翼
堅圍之賊果中夜棄縑重走俘斬不可勝計甯弁尅
餉軍甲而譁友諒遴官慰撫衆皆投戈歸伍其首謀
者詰朝自縛請罪友諒杖而釋之念邊民久染彝風
宜漸加洗滌於是飭黌舍立社學復貢額舉鄉飲宣
聖諭頒家禮民蒸蒸向化建昌多虎患友諒檄土神
驅之虎掉尾徙去奉命採木昏暮迷失徑忽有羣螢

團結如列炬導之而前明發視渡處乃不測大澤也
蛇據木爲窟吐霧障空左右曰環弩積薪乘風縱火
可無遺類友諒不忍曰彼實都此有何罪放之可也
檄文告之有巨蛇昂首騰躍羣蛇蜿蜒從之去三日
腥穢若掃獲大木千章夷種善幻者化鬼物夜食人
友諒家給夫子像一紙幻法遂絕居八載夷人感服
遷貴州麻哈知州父老追送窮山窵谷中不忍舍遂
上疏乞骸骨歸杜門訓子立社講學萬曆癸丑卒年
七十一門人私諡簡定祀鄉賢

本梁克從撰行狀陳繼儒撰傳參經志

國朝

文獻志

卷二十七

三

韓逢吉

施志韓逢吉字旋元歲貢生父早歿母梁氏教以義
方數歲嬉戲母側言動舉止儼若成人及長苦志篤
學以斯道爲己任鄢庠生多從之遊晚年於舍旁建
一草亭日坐其中潛玩先儒所註經傳每得精奧卽
與遠近謁者講解終日不懈旣歿門人築室治喪凡
數十家稱之曰西齋先生所著有四書本旨周易易
簡註禮記輯要

韓氏族譜云韓逢吉卒於康熙甲申年八十八

王麟呈

新纂王麟呈字聖兆父沛以孝友著賦質厚重成童

從父學卽能明大義識大體比長學益進讀古人書
不徒諷誦章句以開心明目利於行爲志嘗述朱子
之言銘於几上日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
不自鞭策又著家規二十則以自警大約與呂新吾
宗約歌相表裏每與友朋竟夕討論皆古聖賢牖迪
精蘊闢異端衛正道人倫世教外概弗語及凡陸博
蹋鞠一切遊戲之具毫不寓目訓誨子姪輩皆循循
有規矩以府試第一入庠閉戶誦讀非公事不至公
門闔邑皆知爲忠厚端方之士年五十有四以疾終
時父沛猶存恆於燕居時痛念之日至孝至孝則其

文獻志

卷二十七

三

平日事親可知矣

本思貽
居存稿

